

“露宿清华”发出的警示信号

本报评论员 李星文

8月19日凌晨4点23分,一个网名“大胃李”的学生在水木清华的BBS上贴出一篇题为《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文章。文中展示了6幅关于学生家长睡在清华大学紫荆公寓前足球场上及周围走廊走道上的图片。大胃李表示,自己半夜觉得睡不着,就爬起来拿着相机去了操场上,没想到看到了这个场景,想想两年前的自己和父母,他感到辛酸,就把他们拍下来放在了水木清华的BBS上。此帖一出,一时间各种议论声四起。

有人说,自己在舒适的宿舍中酣然入睡,却任由父母在闷热的操场上与蚊虫搏斗,这样的学生太过冷酷无情。也有人说,眼瞅着学生家长无助地露宿校园,校方却以一句“我们已经尽力”来推卸责任,暴露了管理者缺乏人文关怀和应急能力。更有人谴责说,都已经考进大学了,还让父母“背着抱着”这样的学生什么时候才能“断奶”,这样的溺爱什么时候才能休止?这些评论都有几分道理,“可怜天下父母心”和“什么时候能单飞”的话题,几乎每年新生入学时都

会成为热点话题。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出现了大面积的“露宿”现象,这是高收费带来的“上学难”现象新的表现形式。

如果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没有人愿意幕天席地睡操场。大学多分布在大城市里,本来就没什么多低档的房间和床位安置这些“送钱大军”,可那些本已为学费所苦的家长,如何住得起昂贵的大宾馆?所谓“只要孩子进清华,睡睡操场又何妨”的论调,要么是自欺欺人,要么是旁观者的风凉话。如果受教育成本继续走高,低收入阶层致富无门,类似的怪状只会越来越多。

可以说,睡操场不是家长的耻辱,而是社会的尴尬。据统计,全国高校生均学费从1995年800元左右上涨到了2004年的5000元左右,而进入新校区的学生的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了2004年的1000-1200元;再加上吃饭、穿衣等,平均每个大学生每年的费用在1万元左右,4年大学需要4万元左右。2004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和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9422元和2936元,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

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这还没有考虑居民吃饭、穿衣、医疗、养老等费用。高等学校的收费标准已经逼近甚至在部分地区超过了广大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对于很多城市平民家庭和农民家庭来说,孩子考上大学既是一个喜讯,往往也意味着“苦难”的开始。前不久曝光的几起“录取通知书前脚到,家长后脚就上吊”的新闻,已经无比清晰地显示出现实的冰冷和沉重。

“教育产业化”曾经如火如荼,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阶段都有其丑陋的遗迹,日常的上学都得“跑步钱进”,每上一个台阶更需要“大出血”。当下国家推行九年全免费义务教育,有力地改善了全民接受基础教育的状况。然而,大学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目前并没有任何减免收费的迹象,现有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制度也由于僧多粥少或者阻力重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有关方面特事特办,临时消解了“露宿清华”现象,也不能改变低收入家庭供养大学生的吃力现状。所以,关键是要重视这个信号,改革教育收费制度,调整全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才能正本清源,治病除根。



张剑荆专栏

《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 国际问题专栏作家

两场战争

美国联邦法官泰勒8月17日作出的认定美国政府境内窃听行为违宪的裁决,是美国民权运动取得的一次重要胜利。布什政府强烈反对法院的这个裁决,美国司法部18日以美国政府名义提出了上诉。在未来几个月甚至布什余下的任期内,这场官司以及围绕窃听引发的舆论冲突,都将是美国政治中的核心。

窃听门起因于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政府的反应。为了查找和追踪恐怖分子,布什总统未经法庭允许便授权国安局对境内居民的国际通信进行窃听。据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电信公司收集美国各地的家用和商用电话记录,并收入一个专用数据库。据说,这个数据库收集了数千万美国人的电话记录。2005年12月16日的《纽约时报》首先披露了这一信息。

在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面临着越来越多质疑的背景下,这一信息的披露可谓火上浇油。历来都重视隐私权和知情权的美国公众,突然发现他们处于被安全部门全面监控的危险境况中。上述官司的原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执行董事针对政府提出的“国家秘密特权”一语指出,所谓的国家秘密特权不过是“奥威尔式的胡说”。《新闻周刊》也指出,对我们电话的监听让我们想起了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以及小说中的那令人畏惧的时刻都在监视我们的“大哥”,如今虽然1984年已经过去,但是我们却发现越来越多的“大哥”在监视着我们生活的每一天,甚至存在于我们的内裤之中。

窃听门事件涉及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越战在美国引起的问题很类似。一般认为,越南战争有两场,一场是美国同胡志明领导下越南共产党军队的战争,另一场则是美国政府同记者、媒体以及公众的战争。在上一场战争中,美国政府对公众不知情为由,将他们对战争的理解,将他们对于美国在越南越来越深的卷入的解释,强加给公众,他们拼命阻止记者对真相的挖掘。在窃听门事件中,实际上也有两场战争,一场是美国同恐怖分子的战争,一场是美国政府同媒体、公众围绕是否应当限制公民权利知情权而展开的战争。

美国公众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面临着重大的事件,他们希望有多种消息来源,除了政府发布的信息,还要听媒体的报道。现实中这两种消息源有一致,也有冲突。一般来说,重大事件发生之初,两者是一致的,例如越南战争之初和反恐战争之初,两者就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可是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两者就出现了分离,媒体总是发现政府试图依照自己的逻辑发布信息,而总是刻意隐瞒一些信息。

美国公众对于行政当局授权安全部门窃听公民的电话事先并不知情。《纽约时报》的两位记者一年多前经过调查发现,窃听早在2001年9·11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布什总统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亲自出面要求《纽约时报》不发表该报道,《纽约时报》一开始接受了这一要求,对此感到失望的记者于是撰写了《战争状态:中情局和布什政府秘史》一书。《纽约时报》为了避免被动,特地在本书出版之前发表了窃听的新闻。就在消息发表的当日,《纽约时报》致信给五角大楼索要窃听门下属的国家安全局在2001年9·11事件后对境内电子通讯实施监控计划的相关文件,其中包括内部备忘录、电子邮件和法律法规等。这一要求遭到了拒绝,于是该报2006年2月27日将美国国防部告上法庭,理由是五角大楼拒绝提供国家安全局未经法庭批准监控境内电子通讯的相关文件,这违反了美国《新闻自由法》。

窃听门事件引起的舆论同政府的战争,使我想起2003年6月我在美国访问时与一位新闻界人士的交谈。这位名叫克里斯多夫·库克(Christopher Cook)的资深媒体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所在的底特律地区有25万阿拉伯裔居民,是阿拉伯世界之外最大的阿拉伯裔聚居地。“9·11”之后,他们大多都受到了询问,没有合法身份的,要公开遣返,政府怀疑他们是恐怖分子。他的姐夫是伊朗裔,他的公司从事桥梁工程,曾经建过五角大楼。“9·11”后到旧金山建桥,中途转机时,因为长相受到了审查,机长拒绝他上飞机。他评论美国媒体时说,美国媒体对伊拉克战争的报道还不如越战时的报道。在伊战中,美国媒体丧失了一定的独立性,他说,美国媒体有一个周期,到一定时候,媒体的独立性开始恢复,媒体开始反思,他们会说:“等一下。”

也许,窃听门事件就标志着这个周期的开始。美国媒体将有一场同政府的大战,在这场大战中,会挖掘出什么样的新闻,会不会出现爆炸性的发现,目前还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布什政府将不得不在这场窃听门大战中走完其余下的任期。

“西瓜事件”说明了什么

一句“西瓜注了红药水”的谣言,竟让含辛茹苦的瓜农丰年遭灾,眼睁睁看着上好的西瓜烂在地里,血本无归。仅海南一地的瓜农,就有近3000万元的损失,许多瓜农欲哭无泪。

西瓜谣言事件呼唤市场公信制度

在西瓜谣言出现前,有关行业协会和产品质量监管部门既没有发布常规的质量产量方面的信息,而谣言出现后,对可能的市场后果也没有预见,没能依照社会需要及时对相关农产品予以检查并予公布,而是在市场后果出现时,才姗姗来迟地进行了监测,可此时早已过了防止市场严重后果出现的最好时机。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这次西瓜谣言事件是谣言造成的,还不如说是某种程度上的有关农产品的社会公信度低下所造成的,是有关部门工作缺陷与信用制度滞后造成的。因而笔者在此很想向相关部门说一句,西瓜谣言事件呼唤市场信用制度。(周义兴 上海市民)

不实报道呼唤新闻问责

刊登了不实报道,媒体的合理解释却很少看到,充其量只是三言两语的简单说明或启事。然而,不断出现的不实报道必然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信任度,造成的巨大的社会负面意义不容回避。所以,当问责制已经在许多领域推行的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要求,面对不实报道,新闻也应问责? 刘楚汉 江苏 职员)

从“西瓜事件”中反思什么

个别政府职能部门对农民的利益重视不够,在保护农民利益问题上缺乏责任心和主动性。一些城市政府为什么能眼睁睁地看着瓜农的西瓜烂掉也不肯让西瓜顺利进城销售,原因正在于此。显然,在去年的“西瓜事件”中,公众和媒体并没有多少不妥之处,因为公众需要知情权,媒体也有责任满足公众的知情要求,而政府的责任是保证公众了解的信息不被误解和误导,没有及时澄清谣言使公众了解了错误信息这是政府的责任,因此也最值得政府进行反思。 李杰亮 山东 法学副教授)

谁该对瓜农的无助负责

瓜农大难临头,农业部门出来纾困救急,是责无旁贷的责任,为西瓜建立专门的协会,更是为了瓜农单力薄时能有个撑腰的组织。结果在海南瓜农绝望无助的时候,该派上用场的部门和协会都没有派上用场,这才是陷瓜农于无助的根本原因,媒体的失误倒在其次。 暴毅飞 浙江 公务员)



呼吁另一种“减负”

8月20日,杭州火车站迎来学生乘车高峰。在前往重庆的候车人群中,背着书包的孩子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大多在7月初放暑假后来到杭州,与在杭务工的父母团聚,暑假即将结束,又返回家乡准备开学。

孩子想和父母在一起,父母务工所在的城市不能很好地解决孩子的入学问题,于是孩子们只能像候鸟那样,飞“过来又飞”回去。小小年纪,长途奔波,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原已经够重了,谁能减轻他们减轻这另一种沉重的负担? 肖村

科研“包工头”是个怪胎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华杰近日透露,随着国家对科研经费投入的逐年加大,“包工头”现象在科学界越来越普遍,某些著名学者特别是院士在学术界有一定地位,很容易就拿到科研项目,但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搞具体研究,就会把项目分解发出去给别人做,他们之间则形成利益共同体。(8月21日《新民晚报》)

科学大厦与城市楼房建设何其相似乃尔——万丈高楼平地起,都需要夯实地基,一砖一木合榫地往上垒,而且都由于资金投入大,监管空白多,有关程序复杂,而导致腐败高发。建筑领域里存在的行贿受贿、招标圈套、红包回扣以及“包工头”盘剥现象,差不多都能在科研领域找到相应的投影。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统计,国内几乎所有著名高校都已传出有学者涉嫌学术造假或腐败丑闻,被点名或被质疑的学者教授不下百人,其腐败可分为权钱交易、钱权交易、学色交易、学术不端、学术低水平重复等。

在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中,性质最严重也令人最为担忧的,是科研“包工头”现象。前不久科技部、中纪委有关人员在上海调研学术腐败与科研经费浪费,专家们揭发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高校引入一个院士的成本大约是500万,而院士过来之后,如果争取到一两个项目,那么收获的经费肯定不止500万,更不用说还有学校的无形资产。因此有高校就打着院士的幌子争取科研项目,在巨额科研投入中分肥。这些重量级的科研“包工头”,为学校、个人和小团体谋到了利益,却使国家利益受到严重伤害——他们没有精力参与项目研究,项目的质量水平难以保证,他们靠名头大发横财,垄断了弥足珍贵的资金与项目,实则压制创新能力,剥夺了其他青年才俊的成才机会;他们与小圈子里的人员层层转包,助长了学术的近亲繁殖,为胡支滥用贪污腐败创造了便利空间……

科研经费的审批、项目资金的监控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那些钻透制度缝隙而生的科研“包工头”确实是一大怪胎,理当像建筑行业的违法包工头那样被清理和取缔! 张培元 河南 干部)

超强台风之外什么是我们共同的灾难

超强台风“桑美”正面袭击福鼎沙埕港,港内避风的1万多艘船只遭受重创,近千艘渔船沉没,而灾后救援缓慢,台风过后死亡人数成了敏感话题。统计出现分歧,当地政府涉嫌瞒报死亡人数。(8月21日央视《经济半小时》) 现在只是“涉嫌”瞒报,还没有“权威认证”给予公众一个真实、准确、明白的“死亡数字”。此前,当地“一把手”已经批评“有媒体对台风灾情做了许多不实报道,网上也大肆炒作”(8月20日《福建日报》)是相信当地“一把手”,还是相信中央电视台?公众有理由要求有关方面给个说法,从而对台问责。

惊世台风“桑美”中心风力达到了19级,袭过之地被称为“屠城”,如此超强台风,当然是我们人类的共同灾难。我们究竟是怎样应对这一超强台风的?无论如何,检讨是必须的——既要检讨台风到来之前的抗灾工作,又要检讨台风袭击之后的救灾情况。群众反映台风到来之前,政府没有正面警告。台风袭击之后,全市损毁房屋8万多间,2万多户当地注册登记的2600多艘渔船沉没了600多艘,而由于当地

只统计当地的死亡人数,外地遇难人员并没有包括在名单内,所以会在死亡人数上出现这样明显的分歧。”……

多年来,渔民们形成这样一个“海事惯例”:大风来时,船老大要开足马力,用船头对准大风,“顶风而立”,实现一种动态平衡,避免渔船因脱锚而撞击其他船只。这是一个奇妙的“隐喻”,让我想到,一些地方官员也形成这样一个“报灾惯例”,那就是灾难过后,责任者也不开足马力“顶风而立”,实现一种“动态平衡”,避免官位“脱锚”倾覆。什么时候,整个制度环境变成“少报一个人就多给官员的前途增添一分危险”,那么,“死亡人数”大概就不会变成“敏感话题”了。

超强台风之外,什么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灾难?那就不敢正视灾难,不敢报告真相——这种灾难有时比超强台风厉害得多。英国的哈代早就说过:“在祸害尚未发展到不可避免的程度之前,很少有人下决心除掉它。”如今我们面临的困境,其实就是这种“很少有人下决心除掉它”的困境。 徐讯雷 浙江 编辑)

个体户锐减是市民社会的隐痛

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表明,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6年间净“缩水”810万户,截至2005年底,全国内资企业实有350万户,比上年净减少30.1万户,下降7.9%。(8月21日《人民日报》)

短短6年时间,810万个个体户消弭于无形,如此锐减实在惊人,联系到国内私企平均寿命只有2.9岁的报道,这一消息发出危险警告。谁榨干了个体户的“油水”?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严苛的政府规制、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笔者以为,个体户的锐减,对市民社会的构建也将产生消极影响。

众所周知,发达的市民社会,是以个人的经济权利为基础,以独立的个体(公民)为主体,它推崇法治、反对滥权。个体户的蓬勃发育,最显见的意义是促进经济发展,提供就业岗位。深层次意义则是:产权的多元化必将促使社会的多元化,个体户越发展越有利于市民社会的发育。同时,个体户的茁壮成长需要健全的法治环境,而不是权力之手肆意扩张,这也契合了市民社会的要求。在当下,如果放任个体户锐减,不仅损害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而且加剧就业困难,造成新的失业大军,对培育市民社会有百弊而无一利。

要想摆脱洋葱头形的社会结构,建立稳固的橄榄形社会结构,必须发展壮大中产阶级。而个体户的发展壮大,显然对发展壮大中产阶级大有裨益。但据统计,在中国的新富阶层中,个体户和自营职业者只占不到6%。如果中小企业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创业精神遭到扼杀,大型企业的动力也将逐步消减,社会也将随之陷入阶层人数与实现资源的有效匹配等社会目标也将随风而去。如果不控制个体户锐减的态势,谈何中产阶级,又谈何市民社会? 石城客 江苏 编辑)

理论热点 面对(十四) 关键词: 商业贿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并不排斥对利益的合法追求,但要鼓励公平竞争,反对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商业贿赂成为一些企业牟取不当利益的手段,常常以技术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外出考察、赞助业内研讨会等貌似合法的形式出现。据商务部统计,在全国药品行业,仅药品回扣一项,每年就侵吞国家资产约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2005年全国建设系统发现并查处的148件经济案件中,大多数都涉及商业贿赂。

面对商业贿赂的“潜规则”,一些医生、建筑师等在愤怒、无奈之余,也不情愿地选择了屈从。很显然,商业贿赂使守法经营的企业和个人沦为受害者,使诚实守信等公序良俗受到极大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商业贿赂使得假冒伪劣横行、豆腐渣工程频出、公共服务产品质次价高,对此人民群众很有意见。如果任其泛滥,不仅市场经济的发育会受到很大伤害,还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正因为如此,经济领域从源头上防治腐败,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防治商业贿赂。2006年1月初召开的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将治理商业贿赂确定为今年反腐倡廉的六项重点工作之一,要求各地各部门围绕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开展专项治理活动,重点治理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和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

治理商业贿赂,当前要着力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坚决纠正经营活动中违反商业道德和市场规则,影响公平竞争的不正当交易行为;二是依法查处违法案件,给予和收受财物或其他利益的商业贿赂案件;三是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特别是要按照透明、公平、诚信的要求,健全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制度,完善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规范和健全产权交易市场,完善政府采购制度,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从“消费节约” 转向“物质节约”

今年,四川东部和重庆遭遇了50年未遇的高温,本来电能比较充裕的成都电网面临严峻考验。对此,全市上下紧急动员“节约用电,共渡难关”,媒体甚至开辟了“电情播报”,但成都一位姓市民通过媒体所讲述的节约生活,却使包括单位和家庭的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冷嘲热讽,无奈中感叹:“我想节电都难”。

在社会物质供给从匮乏逐渐步入丰裕充足之后,居民的节约观念越来越趋向于“消费节约”,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几乎所有物质供给都转向了货币,更是给了“消费节约”一个简单而顺畅的观念出口——节约往往被简单地视为对某一类物质资源的缩小消费,实质上,这只是一类表面化的节约观。由于其以消费多寡来表象衡量节约与否,也就注定了在不同人群之间,节约很难达成共识。譬如对生活富裕的家庭并不在乎每月多支出二三十元的电费,而生活贫困的家庭原本就节俭消费,高温酷暑,消费能力保证了富裕家庭通过多支出二三十元电费来“共渡难关”。在这个群体看来,并没有太多支出,可能已经算节约了。

所以,实现和谐节约,关键之一就是逐渐弱化“消费节约”观念,建构有社会责任意识的“物质节约”观念——不以消费多寡,而以合理的物质占有程度来衡量节约与否。对于某种匮乏或者暂时匮乏的物质资源,甚至普通的生活、工作需要,无论有否足够的购买或使用能力,都能够以控制在基本需求范畴之内而不膨胀为节约。如果说“消费节约”观更多地从自身意愿出发带有利己性,那么,“物质节约”观则体现一种社会责任担当——自己不应膨胀对公共物质资源的占有欲望,就是保证了旁人同类物质资源的使用权利。

如同餐饮,在饭店消费,即使再“节约”,也往往会残留许多,食客们也往往会说不贵,这就是“消费节约”观,因此他感到没有花太多的钱,但如果是在家里,则基本上会吃干喝净或者留下一餐,这就是“物质节约”观——这种节约有太多的家庭责任在其中。所以,只有通过精神渠道和方式引导,让公众在节约方面的家庭责任上升到社会意识,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节约型社会。 燕薇 河北 职员)

北京铁三中
68513970 68537243
68588143 68574019
西城三里河东路九号

寻求合作
中国铁建集团
中铁三局集团
中铁五局集团
中铁六局集团
中铁八局集团
中铁九局集团
中铁十二局集团
中铁十四局集团
中铁十七局集团
中铁二十局集团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
中铁二十四局集团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
中铁二十七局集团
中铁二十八局集团
中铁三十局集团
中铁三十二局集团
中铁三十三局集团
中铁三十四局集团
中铁三十六局集团
中铁三十七局集团
中铁三十八局集团
中铁四十局集团
中铁四十二局集团
中铁四十三局集团
中铁四十四局集团
中铁四十六局集团
中铁四十七局集团
中铁四十八局集团
中铁五十局集团
中铁五十二局集团
中铁五十三局集团
中铁五十四局集团
中铁五十六局集团
中铁五十七局集团
中铁五十八局集团
中铁六十局集团
中铁六十二局集团
中铁六十三局集团
中铁六十四局集团
中铁六十六局集团
中铁六十七局集团
中铁六十八局集团
中铁七十局集团
中铁七十二局集团
中铁七十三局集团
中铁七十四局集团
中铁七十六局集团
中铁七十七局集团
中铁七十八局集团
中铁八十局集团
中铁八十二局集团
中铁八十三局集团
中铁八十四局集团
中铁八十六局集团
中铁八十七局集团
中铁八十八局集团
中铁九十局集团
中铁九十二局集团
中铁九十三局集团
中铁九十四局集团
中铁九十六局集团
中铁九十七局集团
中铁九十八局集团
中铁一百局集团
中铁一百零二局集团
中铁一百零三局集团
中铁一百零四局集团
中铁一百零六局集团
中铁一百零七局集团
中铁一百零八局集团
中铁一百一十局集团
中铁一百一十二局集团
中铁一百一十三局集团
中铁一百一十四局集团
中铁一百一十六局集团
中铁一百一十七局集团
中铁一百一十八局集团
中铁一百二十局集团
中铁一百二十二局集团
中铁一百二十三局集团
中铁一百二十四局集团
中铁一百二十六局集团
中铁一百二十七局集团
中铁一百二十八局集团
中铁一百三十局集团
中铁一百三十二局集团
中铁一百三十三局集团
中铁一百三十四局集团
中铁一百三十六局集团
中铁一百三十七局集团
中铁一百三十八局集团
中铁一百四十局集团
中铁一百四十二局集团
中铁一百四十三局集团
中铁一百四十四局集团
中铁一百四十六局集团
中铁一百四十七局集团
中铁一百四十八局集团
中铁一百五十局集团
中铁一百五十二局集团
中铁一百五十三局集团
中铁一百五十四局集团
中铁一百五十六局集团
中铁一百五十七局集团
中铁一百五十八局集团
中铁一百六十局集团
中铁一百六十二局集团
中铁一百六十三局集团
中铁一百六十四局集团
中铁一百六十六局集团
中铁一百六十七局集团
中铁一百六十八局集团
中铁一百七十局集团
中铁一百七十二局集团
中铁一百七十三局集团
中铁一百七十四局集团
中铁一百七十六局集团
中铁一百七十七局集团
中铁一百七十八局集团
中铁一百八十局集团
中铁一百八十二局集团
中铁一百八十三局集团
中铁一百八十四局集团
中铁一百八十六局集团
中铁一百八十七局集团
中铁一百八十八局集团
中铁一百九十局集团
中铁一百九十二局集团
中铁一百九十三局集团
中铁一百九十四局集团
中铁一百九十六局集团
中铁一百九十七局集团
中铁一百九十八局集团
中铁二百局集团
中铁二百零二局集团
中铁二百零三局集团
中铁二百零四局集团
中铁二百零六局集团
中铁二百零七局集团
中铁二百零八局集团
中铁二百一十局集团
中铁二百一十二局集团
中铁二百一十三局集团
中铁二百一十四局集团
中铁二百一十六局集团
中铁二百一十七局集团
中铁二百一十八局集团
中铁二百二十局集团
中铁二百二十二局集团
中铁二百二十三局集团
中铁二百二十四局集团
中铁二百二十六局集团
中铁二百二十七局集团
中铁二百二十八局集团
中铁二百三十局集团
中铁二百三十二局集团
中铁二百三十三局集团
中铁二百三十四局集团
中铁二百三十六局集团
中铁二百三十七局集团
中铁二百三十八局集团
中铁二百四十局集团
中铁二百四十二局集团
中铁二百四十三局集团
中铁二百四十四局集团
中铁二百四十六局集团
中铁二百四十七局集团
中铁二百四十八局集团
中铁二百五十局集团
中铁二百五十二局集团
中铁二百五十三局集团
中铁二百五十四局集团
中铁二百五十六局集团
中铁二百五十七局集团
中铁二百五十八局集团
中铁二百六十局集团
中铁二百六十二局集团
中铁二百六十三局集团
中铁二百六十四局集团
中铁二百六十六局集团
中铁二百六十七局集团
中铁二百六十八局集团
中铁二百七十局集团
中铁二百七十二局集团
中铁二百七十三局集团
中铁二百七十四局集团
中铁二百七十六局集团
中铁二百七十七局集团
中铁二百七十八局集团
中铁二百八十局集团
中铁二百八十二局集团
中铁二百八十三局集团
中铁二百八十四局集团
中铁二百八十六局集团
中铁二百八十七局集团
中铁二百八十八局集团
中铁二百九十局集团
中铁二百九十二局集团
中铁二百九十三局集团
中铁二百九十四局集团
中铁二百九十六局集团
中铁二百九十七局集团
中铁二百九十八局集团
中铁三百局集团
中铁三百零二局集团
中铁三百零三局集团
中铁三百零四局集团
中铁三百零六局集团
中铁三百零七局集团
中铁三百零八局集团
中铁三百一十局集团
中铁三百一十二局集团
中铁三百一十三局集团
中铁三百一十四局集团
中铁三百一十六局集团
中铁三百一十七局集团
中铁三百一十八局集团
中铁三百二十局集团
中铁三百二十二局集团
中铁三百二十三局集团
中铁三百二十四局集团
中铁三百二十六局集团
中铁三百二十七局集团
中铁三百二十八局集团
中铁三百三十局集团
中铁三百三十二局集团
中铁三百三十三局集团
中铁三百三十四局集团
中铁三百三十六局集团
中铁三百三十七局集团
中铁三百三十八局集团
中铁三百四十局集团
中铁三百四十二局集团
中铁三百四十三局集团
中铁三百四十四局集团
中铁三百四十六局集团
中铁三百四十七局集团
中铁三百四十八局集团
中铁三百五十局集团
中铁三百五十二局集团
中铁三百五十三局集团
中铁三百五十四局集团
中铁三百五十六局集团
中铁三百五十七局集团
中铁三百五十八局集团
中铁三百六十局集团
中铁三百六十二局集团
中铁三百六十三局集团
中铁三百六十四局集团
中铁三百六十六局集团
中铁三百六十七局集团
中铁三百六十八局集团
中铁三百七十局集团
中铁三百七十二局集团
中铁三百七十三局集团
中铁三百七十四局集团
中铁三百七十六局集团
中铁三百七十七局集团
中铁三百七十八局集团
中铁三百八十局集团
中铁三百八十二局集团
中铁三百八十三局集团
中铁三百八十四局集团
中铁三百八十六局集团
中铁三百八十七局集团
中铁三百八十八局集团
中铁三百九十局集团
中铁三百九十二局集团
中铁三百九十三局集团
中铁三百九十四局集团
中铁三百九十六局集团
中铁三百九十七局集团
中铁三百九十八局集团
中铁四百局集团
中铁四百零二局集团
中铁四百零三局集团
中铁四百零四局集团
中铁四百零六局集团
中铁四百零七局集团
中铁四百零八局集团
中铁四百一十局集团
中铁四百一十二局集团
中铁四百一十三局集团
中铁四百一十四局集团
中铁四百一十六局集团
中铁四百一十七局集团
中铁四百一十八局集团
中铁四百二十局集团
中铁四百二十二局集团
中铁四百二十三局集团
中铁四百二十四局集团
中铁四百二十六局集团
中铁四百二十七局集团
中铁四百二十八局集团
中铁四百三十局集团
中铁四百三十二局集团
中铁四百三十三局集团
中铁四百三十四局集团
中铁四百三十六局集团
中铁四百三十七局集团
中铁四百三十八局集团
中铁四百四十局集团
中铁四百四十二局集团
中铁四百四十三局集团
中铁四百四十四局集团
中铁四百四十六局集团
中铁四百四十七局集团
中铁四百四十八局集团
中铁四百五十局集团
中铁四百五十二局集团
中铁四百五十三局集团
中铁四百五十四局集团
中铁四百五十六局集团
中铁四百五十七局集团
中铁四百五十八局集团
中铁四百六十局集团
中铁四百六十二局集团
中铁四百六十三局集团
中铁四百六十四局集团
中铁四百六十六局集团
中铁四百六十七局集团
中铁四百六十八局集团
中铁四百七十局集团
中铁四百七十二局集团
中铁四百七十三局集团
中铁四百七十四局集团
中铁四百七十六局集团
中铁四百七十七局集团
中铁四百七十八局集团
中铁四百八十局集团
中铁四百八十二局集团
中铁四百八十三局集团
中铁四百八十四局集团
中铁四百八十六局集团
中铁四百八十七局集团
中铁四百八十八局集团
中铁四百九十局集团
中铁四百九十二局集团
中铁四百九十三局集团
中铁四百九十四局集团
中铁四百九十六局集团
中铁四百九十七局集团
中铁四百九十八局集团
中铁五百局集团
中铁五百零二局集团
中铁五百零三局集团
中铁五百零四局集团
中铁五百零六局集团
中铁五百零七局集团
中铁五百零八局集团
中铁五百一十局集团
中铁五百一十二局集团
中铁五百一十三局集团
中铁五百一十四局集团
中铁五百一十六局集团
中铁五百一十七局集团
中铁五百一十八局集团
中铁五百二十局集团
中铁五百二十二局集团
中铁五百二十三局集团
中铁五百二十四局集团
中铁五百二十六局集团
中铁五百二十七局集团
中铁五百二十八局集团
中铁五百三十局集团
中铁五百三十二局集团
中铁五百三十三局集团
中铁五百三十四局集团
中铁五百三十六局集团
中铁五百三十七局集团
中铁五百三十八局集团
中铁五百四十局集团
中铁五百四十二局集团
中铁五百四十三局集团
中铁五百四十四局集团
中铁五百四十六局集团
中铁五百四十七局集团
中铁五百四十八局集团
中铁五百五十局集团
中铁五百五十二局集团
中铁五百五十三局集团
中铁五百五十四局集团
中铁五百五十六局集团
中铁五百五十七局集团
中铁五百五十八局集团
中铁五百六十局集团
中铁五百六十二局集团
中铁五百六十三局集团
中铁五百六十四局集团
中铁五百六十六局集团
中铁五百六十七局集团
中铁五百六十八局集团
中铁五百七十局集团
中铁五百七十二局集团
中铁五百七十三局集团
中铁五百七十四局集团
中铁五百七十六局集团
中铁五百七十七局集团
中铁五百七十八局集团
中铁五百八十局集团
中铁五百八十二局集团
中铁五百八十三局集团
中铁五百八十四局集团
中铁五百八十六局集团
中铁五百八十七局集团
中铁五百八十八局集团
中铁五百九十局集团
中铁五百九十二局集团
中铁五百九十三局集团
中铁五百九十四局集团
中铁五百九十六局集团
中铁五百九十七局集团
中铁五百九十八局集团
中铁六百局集团
中铁六百零二局集团
中铁六百零三局集团
中铁六百零四局集团
中铁六百零六局集团
中铁六百零七局集团
中铁六百零八局集团
中铁六百一十局集团
中铁六百一十二局集团
中铁六百一十三局集团
中铁六百一十四局集团
中铁六百一十六局集团
中铁六百一十七局集团
中铁六百一十八局集团
中铁六百二十局集团
中铁六百二十二局集团
中铁六百二十三局集团
中铁六百二十四局集团
中铁六百二十六局集团
中铁六百二十七局集团
中铁六百二十八局集团
中铁六百三十局集团
中铁六百三十二局集团
中铁六百三十三局集团
中铁六百三十四局集团
中铁六百三十六局集团
中铁六百三十七局集团
中铁六百三十八局集团
中铁六百四十局集团
中铁六百四十二局集团
中铁六百四十三局集团
中铁六百四十四局集团
中铁六百四十六局集团
中铁六百四十七局集团
中铁六百四十八局集团
中铁六百五十局集团
中铁六百五十二局集团
中铁六百五十三局集团
中铁六百五十四局集团
中铁六百五十六局集团
中铁六百五十七局集团
中铁六百五十八局集团
中铁六百六十局集团
中铁六百六十二局集团
中铁六百六十三局集团
中铁六百六十四局集团
中铁六百六十六局集团
中铁六百六十七局集团
中铁六百六十八局集团
中铁六百七十局集团
中铁六百七十二局集团
中铁六百七十三局集团
中铁六百七十四局集团
中铁六百七十六局集团
中铁六百七十七局集团
中铁六百七十八局集团
中铁六百八十局集团
中铁六百八十二局集团
中铁六百八十三局集团
中铁六百八十四局集团
中铁六百八十六局集团
中铁六百八十七局集团
中铁六百八十八局集团
中铁六百九十局集团
中铁六百九十二局集团
中铁六百九十三局集团
中铁六百九十四局集团
中铁六百九十六局集团
中铁六百九十七局集团
中铁六百九十八局集团
中铁七百局集团
中铁七百零二局集团
中铁七百零三局集团
中铁七百零四局集团
中铁七百零六局集团
中铁七百零七局集团
中铁七百零八局集团
中铁七百一十局集团
中铁七百一十二局集团
中铁七百一十三局集团
中铁七百一十四局集团
中铁七百一十六局集团
中铁七百一十七局集团
中铁七百一十八局集团
中铁七百二十局集团
中铁七百二十二局集团
中铁七百二十三局集团
中铁七百二十四局集团
中铁七百二十六局集团
中铁七百二十七局集团
中铁七百二十八局集团
中铁七百三十局集团
中铁七百三十二局集团
中铁七百三十三局集团
中铁七百三十四局集团
中铁七百三十六局集团
中铁七百三十七局集团
中铁七百三十八局集团
中铁七百四十局集团
中铁七百四十二局集团
中铁七百四十三局集团
中铁七百四十四局集团
中铁七百四十六局集团
中铁七百四十七局集团
中铁七百四十八局集团
中铁七百五十局集团
中铁七百五十二局集团
中铁七百五十三局集团
中铁七百五十四局集团
中铁七百五十六局集团
中铁七百五十七局集团
中铁七百五十八局集团
中铁七百六十局集团
中铁七百六十二局集团
中铁七百六十三局集团
中铁七百六十四局集团
中铁七百六十六局集团
中铁七百六十七局集团
中铁七百六十八局集团
中铁七百七十局集团
中铁七百七十二局集团
中铁七百七十三局集团
中铁七百七十四局集团
中铁七百七十六局集团
中铁七百七十七局集团
中铁七百七十八局集团
中铁七百八十局集团
中铁七百八十二局集团
中铁七百八十三局集团
中铁七百八十四局集团
中铁七百八十六局集团
中铁七百八十七局集团
中铁七百八十八局集团
中铁七百九十局集团
中铁七百九十二局集团
中铁七百九十三局集团
中铁七百九十四局集团
中铁七百九十六局集团
中铁七百九十七局集团
中铁七百九十八局集团
中铁八百局集团
中铁八百零二局集团
中铁八百零三局集团
中铁八百零四局集团
中铁八百零六局集团
中铁八百零七局集团
中铁八百零八局集团
中铁八百一十局集团
中铁八百一十二局集团
中铁八百一十三局集团
中铁八百一十四局集团
中铁八百一十六局集团
中铁八百一十七局集团
中铁八百一十八局集团
中铁八百二十局集团
中铁八百二十二局集团
中铁八百二十三局集团
中铁八百二十四局集团
中铁八百二十六局集团
中铁八百二十七局集团
中铁八百二十八局集团
中铁八百三十局集团
中铁八百三十二局集团
中铁八百三十三局集团
中铁八百三十四局集团
中铁八百三十六局集团
中铁八百三十七局集团
中铁八百三十八局集团
中铁八百四十局集团
中铁八百四十二局集团
中铁八百四十三局集团
中铁八百四十四局集团
中铁八百四十六局集团
中铁八百四十七局集团
中铁八百四十八局集团
中铁八百五十局集团
中铁八百五十二局集团
中铁八百五十三局集团
中铁八百五十四局集团
中铁八百五十六局集团
中铁八百五十七局集团
中铁八百五十八局集团
中铁八百六十局集团
中铁八百六十二局集团
中铁八百六十三局集团
中铁八百六十四局集团
中铁八百六十六局集团
中铁八百六十七局集团
中铁八百六十八局集团
中铁八百七十局集团
中铁八百七十二局集团
中铁八百七十三局集团
中铁八百七十四局集团
中铁八百七十六局集团
中铁八百七十七局集团
中铁八百七十八局集团
中铁八百八十局集团
中铁八百八十二局集团
中铁八百八十三局集团
中铁八百八十四局集团
中铁八百八十六局集团
中铁八百八十七局集团
中铁八百八十八局集团
中铁八百九十局集团
中铁八百九十二局集团
中铁八百九十三局集团
中铁八百九十四局集团
中铁八百九十六局集团
中铁八百九十七局集团
中铁八百九十八局集团
中铁九百局集团
中铁九百零二局集团
中铁九百零三局集团
中铁九百零四局集团
中铁九百零六局集团
中铁九百零七局集团
中铁九百零八局集团
中铁九百一十局集团
中铁九百一十二局集团
中铁九百一十三局集团
中铁九百一十四局集团
中铁九百一十六局集团
中铁九百一十七局集团
中铁九百一十八局集团
中铁九百二十局集团
中铁九百二十二局集团
中铁九百二十三局集团
中铁九百二十四局集团
中铁九百二十六局集团
中铁九百二十七局集团
中铁九百二十八局集团
中铁九百三十局集团
中铁九百三十二局集团
中铁九百三十三局集团
中铁九百三十四局集团
中铁九百三十六局集团
中铁九百三十七局集团
中铁九百三十八局集团
中铁九百四十局集团
中铁九百四十二局集团
中铁九百四十三局集团
中铁九百四十四局集团
中铁九百四十六局集团
中铁九百四十七局集团
中铁九百四十八局集团
中铁九百五十局集团
中铁九百五十二局集团
中铁九百五十三